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赤｜｜人｜中安得不投死乎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

樂此不為疲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

也郎官上應列宿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含飴弄孫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不能復闚政矣猶去虎口歸慈母後漢書劉盆子傳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見上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見上一丸泥封函谷關後漢書隗囂傳令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

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為大王東｜｜｜｜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一時見上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馮異傳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覘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有志者事竟成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也

落落難合見上

明見萬里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

天子｜｜｜｜之外**底裏**後漢書竇融傳自以｜｜上露長無纖介**孤雛腐鼠**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耳**修飾邊幅**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久稽天下士**見上**妄自尊大**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不如專意東方**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

守錢 見上

開心見誠 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無所隱伏閎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

萎腇 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咋舌叉手從族乎

矍鑠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

征五溪

據鞍顧盼見上

畫虎不成反類狗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為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刻鵠

不成尚類鶩見上輕薄見上切齒見上寒心見上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適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 見上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注孝經緯之文也

毛食 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注臣賢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二天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後漢書梁竦傳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曹褒傳諺言——————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見上

入室操矛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吾——吾—以伐我乎

人生一世後漢書張霸傳————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賢者固不可測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已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呂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往日之喜廸為親屈也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呂營長詣郡尹鮮于襃襃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襃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為善最樂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敵而還固呂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人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人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人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鄉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敵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狐疑

見上

舐犢 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

槃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何以別利器乎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㠯女貧家也

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 後漢書嚴光傳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訪之

相助為理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耶

雞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曰｜｜有｜｜｜｜有｜｜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先主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具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晉書宣帝紀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駑馬戀棧豆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咄嗟便辦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絕倒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上方不足

下比有餘晉書張華傳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而｜｜｜

杯中蛇影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即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禮豈為我設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邪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競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

將無同晉書阮瞻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性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會以此憾之

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一紙書晉書劉氏傳當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部從事

木屑竹頭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晉書殷浩傳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何必見安道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姸皮不裏癡骨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

恐為姚氏所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起見而異馬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起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妄語耳

嗜痂　宋書劉穆之傳邕所致｜食瘡｜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按邕穆之子

影迹無端　宋書謝靈運傳今｜｜｜｜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

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客食 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世祖以客非家人名啟呼為別食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走使人上屋望見征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汝父子惟應急走耳

豈有此理 齊書虞悰傳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耶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教｜｜｜｜使吾失氣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

蒙有猜焉 梁書任昉傳朱益州汨彝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游視黜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請辨其惑

一身兩

役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梁書邵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乃使確為慰勞文

酒令梁書王規傳湘東王時為京兆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名下無虛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定｜｜士

劉胡來

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馬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便止

騙橐馳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

夫貴妻榮

魏書宗室匡傳詔曰｜｜｜｜於朝｜｜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

賭賽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耳聞不如目見

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

可歎子細 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
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
｜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
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有始
無終 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
有文思而性行疎薄｜｜｜｜ 鍾鳴漏盡 魏書游
明根傳
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
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
塞 舞文弄法 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
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 美景
良辰 北齊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
止風流招致名士｜｜｜｜未嘗虛棄賦詩奏伎
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麤聞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
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言段
榮子 恐不濟事 北齊書高昂傳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
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

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令當剳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男來女往 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文｜｜｜｜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強弩多據要險之地

潤筆 隋書鄭譯傳拜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上大笑

關節 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

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閑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素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麤通予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作開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

誠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官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末耐何 唐書

承天皇帝倓傳帝感偏語賜倓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

可人 唐書

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下曰事已爾｜｜｜

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
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從之 止寒莫若重裘止謗
莫若自修 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
其二女没入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
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
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
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
||||||||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帝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唐書馬周傳里語
即出孝本女 曰||||||
||言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
自然也 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
師德曰未也潔之是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唐書陸象
違其怒正使||耳 先傳累徙
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
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

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芒刺在背　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云

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嚚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

清流　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白著　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

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 唐書崔鉉傳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

笑殺天下人 唐書鄭綮傳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

笑者不可測 唐書魚朝恩傳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也

眼孔大 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僭帶幕率緹繡金銀為篣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幛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小樓羅 宋史張思均傳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馬

矯枉過直 越絕書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乳狗哺虎不計禍福

生事 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而擅——是卑君也

一節動而百枝搖 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

樹欲靜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

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乎|||||||吾|||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充口

焦氏易林飲食||安和無咎

東行西走

焦氏易林||||喪其犬馬

南求驊騮失車林下**渴不可言**焦氏易林龍馬上山絕無水泉喉脣燋乾｜｜｜**廢物**吳越春秋不能報讐畢為｜｜

若有神助王充論衡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遭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

手中無錢王充論衡｜｜｜｜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楊溝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謂植楊於其上也

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歎曰｜｜｜｜｜｜

巢居知風穴

處識雨劉晝新論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鵠自鳴旦且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方底圓盖顏氏家訓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而｜｜必不合矣落索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戒哉不鯽溜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突欒見上鯽令見上窟籠見上一肚皮不合時宜費袞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

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士｜｜｜｜｜｜｜坡捧腹笑

冬烘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乾星照濕土 姚寬西溪叢語諺云｜｜｜｜｜來日依舊雨

包彈杜撰 王楙野客叢書｜｜對｜｜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王逵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嗷之餘必重茂經羊嗷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

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跡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言後步趨過前步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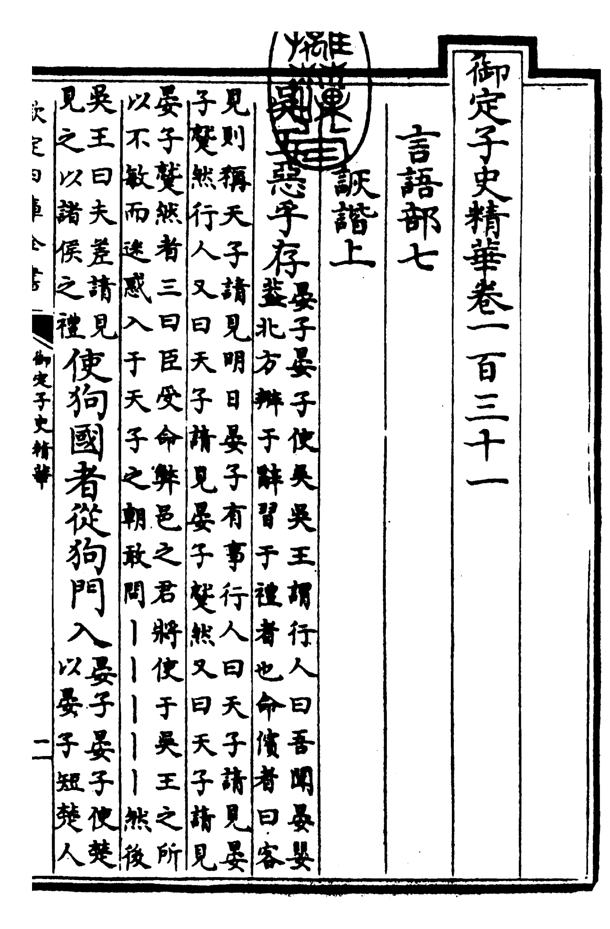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七

詼諧上

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 晏子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

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耶

盜毆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少子曰｜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杞人憂天地　｜列子｜國有｜｜｜｜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竊鈇 列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 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奈何對曰取金之時||||||

散人惡知散木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又｜｜｜｜

日鑿一竅七日

而渾沌死

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莊子今取｜｜｜｜｜｜｜｜｜｜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內 莊子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其｜毅養其外而｜｜其｜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為彘謀 莊子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豢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滕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載鼷以車馬樂鶢以鐘鼓**莊子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暖姝濡需卷婁**莊子有丨丨者有丨丨丨者有丨丨者所謂暖姝者崇一先生之言則㬋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豕蝨**見上**蟻慕羊肉**見上**羶行**見上**大儒臚傳**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丨丨丨丨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呂鉅 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丨丨再命而于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車上儛見上 名諸父見上

死藥 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于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丨丨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三虱相訟 韓非子丨丨丨與丨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飲鼈 韓非子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而歸過頻水以為渇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浴

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丨以丨

掩耳毀鐘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狴犴使人多禮揚子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丨丨丨丨丨乎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搏之不得揚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

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鷃不死丨丨丨是丨吾丨丨丨者也

求繫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既繫求援既援 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吾請乎叔向曰丨丨丨丨矣丨丨丨丨丨矣求而得之又何請焉

以規為瑱 國語王曰子復言不殺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丨丨丨丨也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丨丨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丨丨丨訾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

矣田子辭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冠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令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也

名母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其｜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毋也其母曰子之於學也將盡行之乎顧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沐猴而冠

史記項羽紀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視舌在不

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吾｜尚｜｜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史記范雎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

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齊以薑棗薦以木蘭

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飲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何益｜｜｜｜｜｜也｜｜｜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史記滑稽傳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上履下似人足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也其履｜處乃｜｜｜者乎

河伯留客久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

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取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之｜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聲謷謷尻益高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捕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
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
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
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
能窮者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
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
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
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
｜｜｜｜｜｜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
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
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醜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丨丨丨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元尚白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丨丨丨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爰清靜作符命 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丨丨丨丨丨丨注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丨丨丨丨也

狗曲 漢書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
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
曰何丨丨也式恥之陽醉遏墜

蝗豈鳳凰食 漢書酷吏傳黄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
豢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丨丨丨丨丨耶

陳驚座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丨丨丨云

天帝除書 漢書王莽傳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丨丨丨丨乎

巨毋霸 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巨府欲奮
擊邊庭自謂丨丨丨丨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濆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遨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

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 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四方高｜｜城中好｜｜四方且｜｜城中好｜｜四方全｜｜斯言如感有切事實

我獨詐善 後漢書張湛傳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不亦可乎

此縑出自機杼 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

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

遼東豕後漢書朱浮傳往時｜｜有｜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

卿前在郡食鴈美乎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銅臭後漢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盛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丨丨烈怒舉杖擊之

豈聞仲尼撻顔回 後漢書吴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顔回丨丨丨丨有丨丨丨丨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注宏戴宏

寒蟬 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丨丨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揚休不亦萬分之一乎

呂令度之想當

然耳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曰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後漢書葛龔傳注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事見笑林

買菜乎求益也後漢

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韶傳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上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餘子碌碌不足數也

遼可作尉 魏志武帝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王時｜｜｜｜耳王大笑

執虎子 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 見上

召優說肥瘦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吳質別傳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使｜｜｜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

中聖人 魏志徐邈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

耳竟坐得免刑

乞兒乘小車 魏志鄧艾傳注世語州泰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死諸葛走生仲達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如瓠壺 蜀志張裔傳張府君｜｜｜外雖澤而內實麤

君馬何駛 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生嘲祇曰｜｜｜｜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

潞涿君 蜀志周羣傳初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横目苟身蟲入其腹

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

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一｜入長檢其面｜｜｜｜｜｜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軍旅在後酒食在先

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

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之事將軍｜｜之事將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試使輔吳復求鸚父 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君非折簡之客 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滁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故耳

喚大臠 晉書梁孝王肜傳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喚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

卿輩意亦復易敗 晉書王戎傳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耳

日光乃在牛背上 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怨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矣

蝨處褌中 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之｜｜｜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丨丨丨丨丨丨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鑿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書簏

晉書劉柳傳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丨丨矣時人重其言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丨丨丨丨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假有神錐必有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雅無以對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馬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元規塵汚人 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起舉扇自蔽徐曰丨丨丨丨丨按亮庾亮元規亮字

相與有瓜葛 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棊爭道導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那得為爾耶按悅王導子

蘇武節似不如是 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導有慚色

入幕之賓 晉書郗超傳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

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矣按溫桓溫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晉書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

也｜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晉書周顗傳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怍徐曰｜｜｜｜｜｜｜｜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上見

莫近禁臠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

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滓穢太清 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邪

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坐曰｜｜｜｜｜｜｜｜｜｜二人並有愧色

馬曹 晉書王徽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豈得獨擅一車 上見

未若諸庾翼翼

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丨丨丨丨丨丨既而語人曰我

韓盧後 晉書張天錫傳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温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丨丨丨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短尾為刁 上見太儒

故得重呼奴父也接放盛子安國盛字

太儒 晉書范宣傳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丨丨宣

此太逼人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

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
曰白布纒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
語元曰矛頭淅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
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丨丨丨
丨罷 因了語危語見上

何至作老婢聲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
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
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丨丨丨丨丨丨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
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
而數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丨丨丨丨便是丨丨丨丨丨死

充隱晉書桓玄傳玄以
歷代咸有肥遁之
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
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丨丨

厭卿老拳飽孤毒手晉書石勒載紀勒令武鄉耆舊赴襄
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丨丨丨丨卿亦丨丨丨丨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卿目睕睕正耐溺中 晉書石季龍載記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拜賊而卿國士 晉書慕容暐載記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丨丨丨丨丨丨何所怪也按真皇甫真

人面狗心狗面人心 晉書苻朗載記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丨丨而丨丨

丨丨而丨丨丨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斅孫皓歌宋書劉穆之傳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生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丨丨丨丨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袪邕穆之孫

作謝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丨丨丨丨丨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宋書王氏傳素性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之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馬詰之曰君丨丨丨丨丨丨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遂默然

不審公城子野何在見上

那得此副急淚宋書劉懷

慎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悦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

太初之時誰黃其閤 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

世載雄狐 宋書王准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

格佞 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
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斷悉變色動容
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
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
為丨丨

妳母 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丨丨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鳳凰將九子 見上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染鬢髮媚側室 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丨丨丨欲以丨丨丨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

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按長瑜何長瑜

軍人慣噉麤食

宋書宗愨傳孝建中累還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伸卿眉頭

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老慳老傖

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顛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

所賜與欲其驂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勲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竝北人而元謨獨受｜｜之日凡所稱為四方書疏亦如之

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冠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任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邊衆東顧青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也

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宋書沈慶之傳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

慶之遣道慇反數以罪惡慶之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悖｜｜｜｜｜｜｜耳

草翁風必舅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偃少以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令作偃刺本之諱又景文名或或郁同音也

華林閤勳

齊書張敬兒傳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也敬則甚恨

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

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説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百里地｜｜｜｜｜｜｜｜｜｜且我不欲負孝武

王

儉三公 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孔逷何憲為｜｜｜｜

司驢 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見上

羞面見人扇鄣何益 齊書劉祥傳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

書廚 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也

都自非是 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

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陸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共為異如此

處無屋舟居非水 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

還東掘顧榮冢 齊書丘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 齊書丘靈鞠傳靈鞠好飲洞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靈鞠曰｜｜｜｜｜｜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不賴舅氏遑卹**
王儉謂人曰卹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外家 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
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
既世族儉亦國華丨丨丨丨丨丨

以卿為騎兵 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
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
我若登三事當丨丨丨丨丨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
昉符昔言焉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
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
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丨丨丨丨丨
丨丨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恭偉子

時謂簾為夏候妓衣 梁書夏侯亶傳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
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

服姿容每有容常隔簾奏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何敬容殘客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丨丨丨丨丨

衆造寺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丨丨丨馬

門外不見卿馬跡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荅

為㞒謎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常有求不稱意乃丨丨丨以喩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數步持此得勝人識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是也

文字不辯豈得非愚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

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容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使卿復知寒暑

陳書徐陵傳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入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丨丨丨丨丨丨收大慚

何至與鶩馬爭路

南史劉式之傳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麾自造青雲丨丨丨丨丨丨丨按瑀式之子

帶二江之雙流

南史謝朓傳朓

常輕祏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按祏江祏也

生天在前成佛在後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當｜靈運｜｜｜｜必｜靈運｜顗深恨此言

遙遙華胄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

大德所以不德南史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　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非君家阿

公南史顏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丨丨丨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南史江祿傳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貲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唯覺逢人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丨丨丨丨耳

到溉尚有餘臭南史到溉傳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何無忌諱南史殷淳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丨丨丨丨

始知隔千里

兮共明月 南史謝莊傳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元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 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捷速如此 按王元謨垣護之率師北伐敗于磝碻故云

老狗復還 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丨丨放無處去已丨丨尚之失色

君長東隅應嗜此族 南史王融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丨丨丨丨

居然丨丨丨如鷄比鳳南史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丨丨之丨丨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何以興蔡氏之宗上見湯定不可澆雪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丨丨丨丨丨丨懋面洞赤惟大耻愧按懋瑩父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黄銅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黄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貸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為攸南史王亮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麄

踈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嚬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丨丨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嚬之撫掌大笑而去按亮父名攸

不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檥里闕里　南史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檥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檥而居丨丨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丨丨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數其辨速

亦復奇癲　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丨丨丨丨

可謂連璧　南史王敬則傳

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老子與韓非同傳見上雖復竝坐可橫政

恐陋巷無枕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縣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

旱母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焉

當以人肝代米南史傅琰傳于時丹陽縣令沈瓚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瓚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響日至嚬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不然清名不立

一代鼎臣不可覆餗 南史丘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復為｜｜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 南史下彬傳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腹｜｜｜｜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署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爽高爽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八

詼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魏書宗室萇傳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餓虎將軍飢鷹侍中魏書宗室暉傳再遷侍中領右

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市曹見上

去食就信實有所闕魏書宗室欽傳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

驢號魏書宗室暉傳暉弟坦傲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褘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并州敵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敵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

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敵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共｜｜也宜得大將軍為敵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敵人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敵冦

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魏書胡叟傳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桃弓僕射黃𩑶少師魏書郭祚傳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𩑶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附藹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

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傳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

眼曰在南閫君之名以為｜｜｜｜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黑字 魏書宇文忠之傳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

牛象鬬於江南 魏書邢昕傳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

世事同知文學外 見上

大夏初成鷰雀相賀 北齊書盧文偉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應聲答曰且得｜｜｜｜按詢祖文偉子

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北齊書盧文偉傳子詢祖邢邵曾戲曰卿

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邵甚重其敏贍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北齊書孫搴傳搴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坐者皆笑共車千秋分一字北齊書李繪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耳一坐大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北齊書王晞傳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豈直在魚鳥而已｜｜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旣為汝師又為汝公｜｜｜｜｜｜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見上用人似貧士市瓜北齊書楊愔傳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漫漢果自不

虛上見盧郎王潤所以從王上見驚蛺蝶北齊書魏收傳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愚魏衰收顏巖腥瘦北齊書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收答曰｜｜｜｜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

白擲劇飲甚得師風北齊書元文遥傳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選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

娘子　北齊書祖珽傳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于是喧然傳之

應急像　北齊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須誓便用

學步邯鄲　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襃入關貴遊等翕然從學襃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襃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襃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

何為謗經　周書蕭㬙傳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㬙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

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如周蹴踏自陳不謗謷又謂之如初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餘

蘇夔無父 隋書蘇夔傳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按威夔父

二柳俱摧孤楊獨聳 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坐皆歡笑機竟無言

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隋書柳昂傳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

惟堪啗飯 隋書賀若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者｜｜｜｜耳

曰之夕矣 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侻不持

威儀好為詼諧雜說入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麥豆不殊　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自是益見親

戴帽餳　隋書梁彥光傳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

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似鴨**隋書元善傳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丨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荷葉河水眷顧新故**隋書何妥傳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丨丨之荷為是丨丨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丨丨之顧是丨丨之故衆咸異之**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北史魏臨淮王譚傳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達入室見即驚喜曰吾丨丨丨甚無禮丨丨丨丨丨丨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按孚臨淮王孫**何勞旦旦**北史孫搴傳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丨丨丨丨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大鵬始欲舉鸞雀何啾唧**北史

王皓傳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

似痴駱駝北史劉晝傳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伏而無娬媚

四大北史熊安生傳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也洛姬婦人也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嘗侍登牀舊唐書劉洎傳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舊唐書閻立本傳及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

石豈能反舊唐書李昭德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盡｜耶左右皆笑

蘇摸稜舊唐書蘇味道傳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

發明但脂韋其閒茍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悞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

隨駕隱士　舊唐書盧藏用傳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　舊唐書張垍傳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也

伴食宰相　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

臘月瑞雷　舊唐書王求禮傳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雷亦｜｜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火迫酇侯　舊唐書姚令言傳朱泚既

僭號令言與源休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

囁嚅翁 舊唐書竇羣傳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

霖何甚 舊唐書豆盧瑑傳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耶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

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矣

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傳之以為口實

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舊唐書王宏義傳宏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慫之宏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

｜四其御史 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悦故拜焉時人號為｜｜｜｜

油衣以瓦為之必不漏 舊唐

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

曲如鉤例封侯 唐書崔善傳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

胡頭應祝 唐書楊元琰傳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以多鬚似胡云

終南捷徑 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耳藏用慙

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

適從何處來 唐書武儒衡傳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

扇曰｜｜｜｜｜遽集於此一生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爾非羸角者奚用

觸吾藩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切當率類此棄蘇合之丸取蜣蜋之

轉五代史唐臣傳韋說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而｜｜｜｜｜｜也重誨笑而止

拜禁月明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茂貞笑而不怒

三不開五代史雜傳馬允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

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佛佞公耶公佞佛耶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説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允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允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卒後其家婢有為允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允孫又然時人嘲之曰｜｜｜｜｜｜｜｜云

遺下兔園冊

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

世修降表李家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

李昊草表以降 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

｜世豈乏賢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巷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邪

王當代 宋史王景傳子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為｜｜｜｜

瞎牓 宋史陳思讓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牓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云按若拙思讓孫

牛及鐵冠安在 宋史雷德驤傳曽孫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闗中用兵以

無口匏 宋史 口舌抻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

以手 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

摶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摶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熱熱顏回 宋史陳繹傳繹為政務推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

佞史謗書 宋史陸佃傳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録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盡｜｜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乎

滿朝歡 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寛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云

近貴為曠攀龍作聾 宋史聶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全｜｜

丨丨即丨丨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有三耳畜二心　上見

執梃為降王長　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丨丨丨丨諸國丨丨丨丨太宗大笑賞賚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

司空滿川太保徧地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内丨丨丨丨丨丨丨孰敢不懼行逢不悦

雙陸休癡　遼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丨丨丨丨和你都輸

去也帝始悟不復戲

空車走峻坂著靴行曠野射鴇

遼史逆臣傳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頗德如｜｜｜｜｜｜帝大笑

鳳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

金史元妃李氏傳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若鸞上飛則風雨順時鸞下飛則五穀豐登鸞外飛則四國來朝鸞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朱雲攀檻秉

文攀人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贇道商之寺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　桓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以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葷茹膢臘而後見肉審｜｜｜｜｜｜｜｜｜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貧於春夏廉於秋冬　王充論衡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

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雖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長如英英壽如朝生王充論衡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色如嫫毋｜｜｜｜乎作閨態黃憲天祿閣外史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析示以懈禁徼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也吾知其弱矣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應劭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也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張華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乃赦之

東方牧犢兒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秦人笑之曰吾得牧犢當得蜀也

墮其雲霧中

劉義慶世說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鬼董狐

劉義慶世說干寶向劉真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之｜｜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

處為遠志出為

小草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為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則｜｜｜｜則｜｜｜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羊公鶴劉義慶世說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

西戎其屋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

如從屋漏中來劉義

慶世說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稱樂大旱絕
恒曰天甚晴朗祖參軍｜｜｜｜｜

鼎系酈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
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
憙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
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漏

卮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
一飲一斗號為｜｜按肅王肅也博士買驢書券

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鄴下諺云｜｜｜
｜｜｜｜｜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颺其
令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

母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
颺雲母舟簡文曰｜｜｜｜｜｜｜｜｜｜｜

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劉餗隋唐嘉話許敬宗性
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

不聽曰卿自難識若遇｜｜｜｜｜｜｜｜｜著｜｜｜

為賢等報讐 劉餗隋唐嘉話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曰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何為反怒彥伯慙而止

扶風馬隴西牛 張鷟朝野僉載隋牛宏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宏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謂言天上下令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千石不用軥令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

鳩集鳳池 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驅驢宰相 見上

裴郎中來元齡不死 劉肅大唐新語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候元齡元齡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醜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

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勣狀貌醜也

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入謂之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卷耳后妃之德

高懌羣居解頤韋慶本女

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襆其耳而卷之曰｜｜｜｜｜｜也

藝眉有驗然後藝鬚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博陵崔諶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

大王｜｜｜｜｜｜ 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

世充小寶建德 趙璘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應聲答曰總是｜｜｜｜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餞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悉云賣却李賁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漸懼不敢言賁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遣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

尚書大屯 上見

待

開鴛鴦社 馮贄雲仙雜記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人謂之|||||

三

鹿郡公 馮贄雲仙雜記表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表生已封||||蓋議其大麤疎也

頑石

處上巨鼇戴之 王定保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免焉得首冠之語肇曰|||||||豈非首冠耶

愁殺昌圖

王定保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

彎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鄭|||

莫倚桅

王定保摭言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祜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

問頭

王定保摭言張祜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祜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目連經

見上

眼中安障

王定保摭言方干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口唇開袴

見上

渠方宗會

王泉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

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丨丨丨玉泉丨矣以其槖筍皆皮時人傳之以為口實

雀省子馮羹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鵞鴨及雞食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丨丨

秃角

犀孫光憲北夢鎖言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闕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丨丨丨凡莅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

老鼠

燒尾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翃嫁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詵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内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丨丨亦有丨丨之事用以譏之

壯水牛不勝載孫光

憲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亦恐｜｜其｜時入聞而笑之

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 孫光憲北夢瑣言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也

上得不得懸之又懸 孫光憲北夢鎖言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且怪｜｜｜｜

雨怕

抽稅不敢入城 鄭文寶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興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

借大鵬 鄭文寶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

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柳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絶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

說法馬留

李昌齡樂善錄王景亮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時邵篪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鬈髯社人目為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韓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竄粉矣益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歛怨禍亦及之

洩氣師子

見上

生張八熟魏三 彭乘墨客揮犀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彭乘墨客揮犀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荆公亦為之解頤

苑中獅子員外郎 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吾曹||||耳安可並耶

天生黑於予渠豆其如予

何彭乘墨客揮犀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

龜鶴夫妻

江休復隣幾雜志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潤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

王琪望月呼三聲

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獼猴二人以此日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一坐為之大笑

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歐陽修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

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也

舉人蓄人駱駝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

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沈括

夢溪筆談士人應教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混元皇帝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

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其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還魂秀才

方勻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前發解官皆謫外郡

篤禄學士作作學士

方勻泊宅編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禄香得之時號｜｜｜｜運判蔣奭應副朱沖葬事得之號｜｜｜｜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

烏背得之號賊學士

鳴鼓兒暗箭子 邵博聞見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口中司自可｜｜｜老夫難為｜｜｜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崖州為大 王僩東都事畧丁謂性儉巧而善談笑在崖州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也聞者絕倒

能言鴨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吾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後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以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昌家非類雄名艾氣 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又疑｜｜｜不見｜｜唯聞｜｜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

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欲應聲荅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 上見

宋羅江 魏泰東軒筆錄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悪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

斤車御史 上見

雌甲辰小戊子 魏泰東軒筆錄裴晉公度與郎中庚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卻為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治淋唯用一味樞密副使 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疾｜｜｜｜｜｜｜仍須常服始得不發

杜園賈誼

魏泰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熱熱皆當時鄙語

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魏泰東軒筆錄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

邊和尚

馬令南唐書邊鎬傳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過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

號邊羅漢及魁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旣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

但得人間烟火氣多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誥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銷寶鴨香閨座大笑

掉書袋

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隷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因自謂彭書袋按利用彭利用

孫山外

范公稱過庭錄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繼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

愷悌君子澗上丈母　范公稱過庭錄潁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唿者目曰｜｜｜｜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為｜｜｜｜

禪鑽　徐度却掃編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云

少室山人　徐度却掃編趙咳字德進宋城人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侍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乎

害脚法師鸜鵒禪五通氣毬黃門妾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

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
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
可謂｜｜｜｜｜｜｜｜｜｜｜｜
｜｜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趙德麟侯鯖録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
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
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
營妓顔介甫曰｜｜｜｜｜｜｜｜｜

吾從衆

趙德麟侯鯖録東坡
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
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坡
云｜｜
｜｜

枝頭乾

葉夢得石林燕語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
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
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潜晁
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閲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
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
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豈不勝汝｜｜｜乎聞者

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輙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三拗 葉夢得石林燕語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収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貪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廳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鞾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廳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

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周輝清波雜志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識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為笑

尋魂見鬼

周輝清波雜志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蒙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説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丨丨丨丨親舊傳以爲笑

帶汁諸葛亮

岳珂桯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

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於符離與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詼諧在坐謂人曰此｜｜｜｜｜也傳者莫不拊掌

得饒人處且饒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時傳以為笑

滕屠鄭沽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

郡事皆如律令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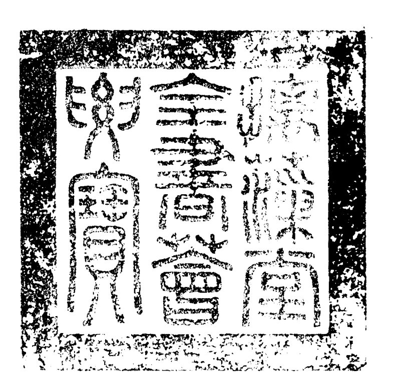
守司馬九作倅想｜｜｜｜｜｜也聞者絶倒**視待制如夫人**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蓋為清議貶黜此**如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王明清揮麈後録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實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遠｜｜｜｜｜｜｜｜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得巽二滕六力**王明清揮麈餘話唐牛奇章元怪録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高郵敵誓於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
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
｜｜邪開者
為之閑堂
鶴種梅種瓜皮李皮
陳隨隱漫錄林可山
稱和靖七世孫不知
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朝之曰和靖當
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孫｜｜空｜｜
｜｜
｜搭丕體投地一德格天
程榮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
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
之｜｜｜｜｜之棟以對
森除｜｜｜之閒
又字詩賦
齋東野語張｜延平
入少負才入太學有
聲節性齋長既又為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
動以為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蕭田林叔弓亦輕浮
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各一首嘲之其一聯云
真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
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
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髯閹
周
密

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入號為||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莌伯達嘗目存中為髯閹謂形則髯其所為則閹也

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

文瑩續湘山野錄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illegible]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illegible][illegible]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illegible][illegible]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擒擢安用彼相臣[illegible]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可也客大笑而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李溥